

火塘边的年

□重庆 刘椿山

火塘设在灶屋里，一面靠墙，墙被烟火熏得黑黢黢亮光光的。墙上整整齐齐地挂着一排腊肉。到了大年三十那天，母亲把熏得黑乎乎的猪头和猪腿取下来，烧掉残留在上面的猪毛，洗净后放进一口大铁锅里，架在火塘上慢慢地煮。儿时，一个猪头，一条猪腿，便是我们家过年的全部。现在看来的确简单，可当时农村生活条件普遍不好，过年能吃上猪头和猪腿肉已经很不错了。

火塘的另一边，也就是西墙上，架了一架木梯，木梯上挂着用石磨磨好的汤圆浆，里面的水分沥干得差不多了，母亲要用来炸欢喜团儿，大年初一早上，她也会给我们做汤圆。东墙下有一口水缸，水缸上面搁了一个簸箕，簸箕里装的是用石膏点的豆腐，白生生的，豆香扑鼻。

我和妹妹就坐在火塘边，守着那口煮肉的锅，寸步不离，偶尔还歪着头，竖起耳朵听一下锅里的汤开了没有。屋子外面簌簌地下着大雪。那些雪像是赶来吃团年饭似的，纷纷拥拥，推推搡搡，欢欢乐乐地从天而降，她们有的等在屋外的草垛上，有的等在柏树上，有的等在院坝里，有心急的还跑到了屋檐下，最是心急的，经风一怂恿，便从窗子里钻了出来，可进来后又害羞了。

那些花儿

□南京 徐廷华

多日未去公园，面貌大变。远看湖畔柳树，柳芽初萌。“春工著意柳色新”，垂垂枝条已披上朦朦胧胧的淡绿轻纱，近看似乎还没什么异样，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，只是缀满柳条的点点褐色柳苞已迫不及待地探出了芽儿，如泡开的新茶似的，在春风中摇荡。我想起儿时和小伙伴们摘柳条、编柳帽，戴在头上在清凉山“打游击”玩的情景，这一晃都几十年过去了。人已白发盈头，柳色却照旧。

远处的迎春花因了近日的气温上升倒是提前开了，婀娜多姿。随处可见到一朵朵、一簇簇、一串串的迎春花在寒风中竞相开放。缀满枝条上的黄色花朵，在阳光下摇曳着，时而扭动细长的枝干，时而晃动着嫩绿的叶子，好似一位亭亭玉立的

一抹红柿寄乡愁

□福建三明 暮小栖

独自走在异乡小路，夕阳斜照下，路的那头流丽橙红。在万物凋零的季节，唯有一枚枚悬挂着的柿子，活动着身子、抖擞着小脑袋。放眼望去，恍惚看到一位画家正挥舞着画笔，尽情描摹着心中的童话世界。记忆中的那一抹红，也如画卷徐徐展开……

小时候，奶奶家的院子里，栽了一棵高大的柿子树。推门而入，满院的香甜扑鼻而来，一个个小红灯笼十分惹眼。孩提时代，每逢秋冬，伯伯家的胖子哥总带我爬树够柿子，有时还比赛谁够得最多。一小时后，我的篮子里躺着的柿子稀稀落落。而胖子哥筐子里的柿子，你挨着我，我挨着你，亲密无间。我皱着眉头，噘着小嘴，一副不开心的模样。奶奶见状，忙到里屋拿出长长的套着红色小兜的竹竿塞到我手里。有了“利器”，看我这边敲

了，立即隐起身来，找也找不见。

火塘里的火烧得明晃晃的，锅里的肉汤终于发出了“咕嘟咕嘟”的声响，腊肉特有的香味从锅盖与锅沿的缝隙里挤了出来，飘得满屋都是。那些香味，又从窗子里飘了出去，闻到香味的鸟儿，从竹林里，或者柏树上飞过来，歇在院坝边的梨树上，探着脑袋，往灶屋这边张望，它们还叽叽喳喳叫个不停，像是在说，屋里的肉真香啊！也有胆大的鸟儿，实在经不起肉香的诱惑，便从梨树上飞过来，歇在窗前的草绳上，歪着脑袋往屋子里瞅。父亲见了，便在雪地里扫出一块空地，往地上撒些碎米儿，说人过年，鸟儿也过年。

肉煮熟了。母亲把煮熟的猪头弄起来，装进一个大瓷盆里，爷爷在猪头上插三支香，然后从灶神开始敬菩萨。爷爷在跪拜土地菩萨的时候，我和妹妹实在没忍住，偷偷从猪头上扯肉吃，爷爷见了，又赶紧虔诚地给土地菩萨跪下，说小孩不懂事，求他不要怪罪我们。

然后，爷爷把猪头肉交给母亲，便坐在火塘边烤火，抽旱烟，母亲开始张罗团年饭。其实也没什么好张罗的，就四道菜——猪头肉炒蒜苗、猪脚炖粉条、家常豆腐和炸欢喜团儿。虽然菜很少，母亲却把锅碗瓢盆碰得叮当响，欢乐祥和。

母亲张罗饭菜的时候，父亲便往火塘边煨一蛊加入红糖的苞谷酒。

中午时分，村子里鞭炮声此起彼伏，感觉有无数个年，在村子里转来转去，把欢乐和吉祥送到每家每户。母亲把团年饭做好了，父亲就在火塘边摆一张桌子，一家人团聚在一起，热热闹闹地吃团年饭。父亲和爷爷一边喝酒吃菜，一边谈论过去的收成和来年的打算，母亲则在一旁给他们添酒，我和妹妹却在琢磨晚上守岁，父母会给多少压岁钱。

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视，守岁自然还是在火塘边。吃过团年饭，父亲会往火塘里加一些青杠树之类的硬柴，他一边往火塘里加柴，一边乐呵呵地说，越烧越旺，越烧越旺。晚上守岁，父亲忙着炒花生和瓜子，准备招待春节来拜年的客人，母亲则坐在火塘边，给我们的新衣服锁扣眼、缝扣子，偶尔抬起头来问父亲一句春节拜年的事，而我和妹妹不是嗑瓜子，就是往嘴里塞橘子和糖，一年四季唯有这天管够，我们岂能不使劲地往肚子里灌。父母做完手中的活，就坐在熊熊燃烧的火塘边烤火吃瓜子，我和妹妹便开始嘻嘻哈哈地缠着父亲要压岁钱。

一家人就这样在欢声笑语中，辞别旧岁，喜迎新春。

开心果

□四川蓬安 王优

从超市外走过，但见标语翻飞，人头攒动，歌声人声，沸反盈天。只觉头昏脑胀，脚底都有些飘浮了。

不喜欢逛超市，特别是过年过节，到处是人，挤来挤去，扰攘喧哗，但买开心果是例外。每年过年，最开心的一件事，就是选开心果。不会吃很多，却非常享受买的过程。其实，对所有零食、糖果也好，水果也罢，都没有特别的痴迷。肚子饿了另当别论，什么都香，不挑剔的胃最好应付。寡淡的欲望，没有吃过的食物和没有接触过的人与事一样，燃不起猎奇偷鲜的兴趣。

小时盼过年，长大怕守岁。现在越来越清楚，年是一种多么恐怖的怪兽。它日夜不停地追赶，伸着猩红的舌头，铁蹄飞踏，狼烟四起，鼻子里咻咻地喷着气，虎视眈眈。唉！放弃吧，不跑了，吞掉我吧！回过头去，发现它并没有立即追上来的意思，遂又深一脚浅一脚，跌跌撞撞，苟且地生，苟且地活。天地逆旅，万物过客。趁它还没有一跃而起，完全把我扑倒之前，苟且偷欢吧。

由此倒有一些意外的风景，入眼萦怀。一路上，也许荆棘丛生，滩涂泥泞，但亦有潺潺流水，茵茵绿草，灿灿小花。这人生的小欢喜，小确幸，多么让我着迷！

买开心果就是其中之一。喜欢开心果，除了口味，更重要的是名字，关于开心果的最初记忆，还是手指划过开心果哗啦啦的响声。第一次给女儿买开心果，小小的她一颗颗吃完，果壳也舍不得丢，一瓣瓣收起来，涂成五彩缤纷。来年三

八节时，三四岁的女儿将果壳变成了白纸上斑斓的大树，配上歪歪扭扭的拼音字母：妈妈，我爱你……

过年时节，超市里的开心果堆得小山一样高。乳白色的开心果壳就像漂亮的贝壳，仿佛潮水送来的礼物，时间的扇贝咧嘴一笑，绿色的果仁似沐着阳光生长的嫩芽，心里的愉悦和快意就噌噌噌地往上冒。

当手指触过这一颗颗挺有质感的果粒，哗哗哗，声音清亮而又悠长。很容易让人想起在夏日的阳光下，翻晒稻谷豆麦的场景。阳光里的香气，总是让人沉静又沉醉。

不是挑剔的人，却总是在开心果摊前流连半天。一颗颗地挑，一颗颗地拣。一男子匆匆走来，挑选了几颗，说：这好难选！撮上半袋拎起就走。一女子走过来，伸手扒拉几下。问：这个怎么选？开口的，绿色的，饱满的——看起来漂亮的啦。我说。她笑，加入挑选的行列。不到十分钟，哎，怎么才这么点？太慢了！撮一瓢，走了。哈哈！

超市里人来人往。站在开心果摊前，我眼睛里只有开心果，耳朵里只有手指扒拉或者拿起开心果的哗啦哗啦声。买上一斤两斤，我都愿意一颗颗地挑，一颗颗地拣。这繁忙里的清闲，喧嚣里的静谧，远远胜过牙齿与开心果亲密接触时的香脆醇厚。

其实，一颗颗挑拣的并不见得比撮起就走的好。因为喜欢，所以愿意。我喜欢的本来不多，且钟一回无用之情吧，尽管也不会因此而活得有滋有味。想起那日，有友说：世界是一朵花。来到这里，你就是花痴……

为心掸尘

□仪征 张正

“不管有钱没钱，干干净净过年”，这是我们这里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送灶那天，甚至有一个专门的扫尘、掸尘“仪式”。现在大家日子都不愁过，生活讲究档次、追求品位，更要干干净净过个年。

小区里，我家后排的那户人家，打扫卫生的“隆重”超出我的想象。那肯定是请专业保洁公司做的，他家在二楼，为了方便擦洗阳台外窗玻璃以及晾衣杆，他们在一楼另一户人家小院里搭起脚手架，两名穿着护衣护袖，戴着口罩的中年女子站在脚手架上，一丝不苟地“精致”抹洗。

我家从来没有请过专业保洁人员打扫卫生。不是为了省钱，是生活习惯使然。平常工作以伏案为主，有些小事，顺手做了，活动活动腰身，权当休息，舍不得给别人做。还有，家庭是私密的生活场所，我不习惯有陌生人出入，还要让对方把每一个角落查看、清扫一遍，我会产生一种被人偷窥了生活隐私的不安全感。

我们自己的打扫是比较马虎的。有时过年了，连窗帘也懒得洗。室内室外的那些尘土污垢是随手可以清除的，自己实在忙不过来，还可以花钱请专业保洁人员。心灵蒙垢，那不是一时可以清洁的，是任何人都帮不上忙的，只能靠自己，自觉地、经常地做这项工作。

新的一年开始了，神清气爽，心无尘垢，我才真正是干干净净的。

青石街
938号

NEW SUPPLEMENT

投稿信箱:xinfukan2@126.com